

支援越南抗美斗争文艺节目

胜利在望

独幕话剧集



英雄越南抗戰十年紀念特刊

勝利在望

——抗戰十年紀念——



支援越南抗美斗争文艺节目

胜 利 在 望

独幕话剧集

解放军文艺丛书编辑部编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一九六五年·北京

胜 利 在 望

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320号)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全国新华书店经售

书号850 字数46,000 印张 $2\frac{5}{8}$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插页1

1965年6月北京第1版

1965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00001—42500册

定价(2)0.19元

統一書號：10069·860

定 价： 0.19 元

目 次

向北方夏侯溫 (1)

迎接曙光胡 萍 (21)

胜利在望.....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話剧团
創作組集体創作 (47)
王 奇 洛 水 执 笔

編后記..... (79)

向 北 方

夏 侯 溫

人 物：爸爸、媽媽、阿秀、群众若干、游击队员若干、美国军官、伪军官、伪军若干。

时 間：一九六四年某日傍晚。

地 点：越南南方某“战略村”里。

布 景：台前一道铁丝网，靠后两株椰子树。天空阴霾，土地荒蕪。

〔幕启：阿秀手挎竹篮惊慌地跑来，后面有人追喊，她藏身树后。少顷，一个满脸胡鬚的游击队员机警地追来，他是爸爸。〕

爸 爸 （察看环境，轻声地）小姑娘，小姑娘，我看见
了，藏在树后干吗？别怕，过来认认，是自己人。
（边说边走近）过来认认，是自己人……

〔阿秀閃出，手持一柄长刀藏在身后，怒目而視。〕

爸 爸 小姑娘，（搭暗語）这条道是通向南边的嗎？……

阿 秀 什么南边北边！我早就认出来了，你是越奸！

爸 爸 (认出)秀! ……秀!

阿 秀 (怔住)爸爸! ……(认出)爸爸! (长刀落地, 扑在爸爸怀中痛泣。)

爸 爸 是你呀, 孩子。几年不見, 驀一下都认不出来了。

阿 秀 爸爸, 回家去吧, 媽媽在家。

爸 爸 不, 爸爸在这儿还有要紧的事要办哪! (察看四周。)

阿 秀 爸爸, 美国鬼子栽了那么多铁丝网, 你是怎么进来的?

爸 爸 你爸爸有两只手嘛!

阿 秀 那, 还埋了好多地雷, 还有站崗的大兵……

爸 爸 傻孩子, 你爸爸是游击队员, 爸爸的手, 什么都能干, 懂嗎?

阿 秀 爸爸真好, 你的手什么都能干, 我要能象你这样就好了。

爸 爸 你也能, 只是現在年紀小, 力气还小, 快些长大吧。你还記得打法国鬼子的武氏六姐姐和中国的刘胡兰姐姐嗎? 爸爸不是跟你讲过她們的故事么! 她們都是象你这样长大起来的。

阿 秀 爸爸, 你把媽媽和我接走吧。到了解放区, 我就能拿枪跟你一起打鬼子了!

爸 爸 好孩子, 爸爸来……

阿 秀 早点接我們去吧! 要是早些, 嫂子跟小北就不

会……

爸 爸 你嫂嫂和小北怎么啦？

阿 秀 爸爸！（悲憤地傾訴）就在上个月，美国鬼子在我們这儿撒了化学毒药，害死了好些人。嫂嫂領着乡亲们，抬着同胞的尸体，去向敌人示威抗議。反动派从城里开来了好几百匪軍，包围了我們，用刺刀逼着乡亲们解散回家。这时候，嫂嫂大喊一声：乡亲们，不要走，我們要和敌人斗争到底！說着，她拉着小北，冲到了最前面，大声控訴敌人的滔天罪行。敌人要报复，就从她身边夺过小北，用汽油澆在他身上，点着了火，痛得小北在路上乱跑，在地上打滾。小北痛得边哭边喊着：媽媽！媽媽！……嫂嫂指着敌人狠罵。敌人就把嫂嫂拖回村里，綁在一棵大树上，逼着她說出带头鬧事的領導。嫂子面向着北方，一句話也不說。万恶的敌人用皮鞭抽她，用石灰水灌她。嫂嫂宁死不屈，面向着北方，高喊着：胡伯伯万岁！……凶恶的敌人，就一刀捅进了她的胸膛……。（拭去眼泪）爸爸，你把我带走吧，我要为嫂嫂报仇，把这些吃人的强盜斬尽杀絕！

爸 爸 孩子，把这刻骨的仇恨牢牢地記在心里。这不是我們一家的仇，一村的恨，是我們越南三千万人民的血海深仇！記住，要象你嫂嫂那样坚

强不屈，要象你嫂嫂那样，心，永远向着北方！

阿 秀 我记住了，爸爸！

〔狗叫。父女分头察看动静。阿秀捡刀欲藏。〕

爸 爸 刀，是你藏在这儿的？

阿 秀 不，是妈妈。敌人把金银铜铁都收尽了，妈妈就藏下了这把刀。

爸 爸 （取过）你妈妈倒是用熟了这把刀了，十几年前用它砍过法国鬼子，今天又留着它砍美国强盗！秀，你看它，总是刀口朝前！

阿 秀 （会意地）嗯。

〔狗叫。〕

伪军官 （内声）那是誰？那是誰？给我滚回屋里去，誰再要晚上出来，我当场枪毙了他！

〔父女发现有人来，藏在树后。美国军官同伪军官上。〕

伪军官 顾问先生，刚才您看的是第一类，半合法公民的居住区。

美军官 嗯。（发现远处树林，指）呢？

伪军官 啊，那是一片坟地。

美军官 不，我说的是铁丝网外面的树林子，难道那不是“越共”最好的活动场所吗？

伪军官 是。我明天就派人把它砍掉！

美军官 嗯。（又有所发现）……

伪軍官 (机警地)啊,这就是第二类,不合法公民的居住区,他們都是“越共”的亲属。

美軍官 这是最危险的人物,要格外严密监视。

伪軍官 顾问,这我都注意到了。谁家房头上多了一把草,屋里点了一盏灯,谁家晾衣服换了地方,挖野菜调了方向,都在我这账本上记着哪!

美軍官 你的忠诚应当得到我的赞许。这里搞过控诉“越共”分子的活动吗?

伪軍官 搞过,搞过。

美軍官 搞过多少回?

伪軍官 搞了十几回,也杀了不少人。可他妈的还是没有一个说“越共”分子不好的。

美軍官 哦!对付这些人……要特别小心!

伪軍官 是。顾问要看着谁不顺眼,我立刻把他杀掉!

美軍官 要杀,凡是反对和破坏我们“自由世界”的暴乱分子,一律杀光!不过杀人的艺术和目的,你懂吗?

伪軍官 这……

美軍官 在“战略村”,在整个越南,我们要叫他们因为怕死而顺从我们。我们是有力量的!我们要消除他们头脑中受到的共产主义的影响,要叫他们建立起唯一的希望:只有我们,才能给他们和平、民主、幸福。泰勒将军要我们办几个模范“战略村”,这你想过吗?

伪軍官 想过想过。

美軍官 在“战略村”里，我們要那些不合法的公民自己喊出：打倒“越共”！那才有深远的意义。記住，要动脑筋，要想办法，重要的是征服他們的心灵！

伪軍官 心灵？他媽的，他們的心灵都是向着北方的！这几天，看着您来了，村子里好象又要鬧一次反抗示威。

美軍官 哼，我們一定要把这亚热带上空的冷空气驅逐干淨！（欲走。）

伪軍官 顧問，这帮老百姓，刁得象猫头鷹，白天沒声息，晚上全給你出窩了。为了顧問的安全，我看还是……

美軍官 （无可奈何地）嗯。

〔美国軍官、伪軍官边說边下。父女走出。〕

阿 秀 狗强盜！

爸 爸 秀，这个美国鬼子是新来的？

阿 秀 是新来的。爸爸，他們还不許我們出村挖野菜，不許串門……

爸 爸 来得好！

媽 媽 （內声）秀！秀——！

阿 秀 是媽媽。（喊）媽媽！

〔爸爸急制止她喊，示意她迎上前，自己去察看四周。〕

阿 秀 (迎上前)媽媽,媽媽!

[媽媽上。

媽 媽 秀,今天天陰,北极星怕不会出来了。

阿 秀 媽,今天有顆星星落下来了。

媽 媽 有人来了? 是游击队来人了?

阿 秀 媽,你看。

[夫妻相逢,媽媽不敢相认。

爸 爸 阿貞!

媽 媽 是你呀,老海! ……

爸 爸 敌人把你們折磨苦了。

媽 媽 苦深恨大,才能把鬼子赶走,把好日子迎來。

老海,怎么样? 瞄枪打鬼子,眼力还好使吧?

爸 爸 好使! 跟你一样,头发虽然白了許多,拿砍刀的手劲还在呀!

媽 媽 敌人說你死了好几回,真叫我們娘儿俩操心。

爸 爸 我呀,沒見到胡伯伯,我是不会死的! 敌人也沒把你折磨死嘛!

媽 媽 我呀,跟你一样,沒見到胡伯伯,也是不会死的!

爸 爸 (暗示阿秀注意四周)阿貞,(搭暗語)这条道是通南边的嗎?

媽 媽 (对暗語)不,通向北方,你帶着打蛇的棍子嗎?

爸 爸 (回答暗語)不,我帶着打狼的枪!

媽 媽 哎呀,老海,沒想到是組織上派你来了!

爸 爸 是呀,真巧。快給我。

媽 媽 嗯。(从围巾一端的夹层中，取出一紙情报，递过)情况都在这上面。

爸 爸 那个新来的美国鬼子的情况，你們知道吗？

媽 媽 知道，是昨天才到的。說是来搞模范“战略村”。情况都写在上边了。給我們的指示带来了嗎？

爸 爸 带来了。(取出一紙情报，递过)今天晚上游击队就要来拔掉敌人这个据点，捣毁这个“战略村”……

阿 秀 (高兴地)媽媽！

媽 媽 (抑制阿秀)孩子。

爸 爸 听见枪响，及时配合游击队行动，都写在这上边了。赶紧轉給你們領導。

媽 媽 好啊，乡亲们早就盼着你們来砸鎖鏈、解绳子！

阿 秀 媽媽，咱們这儿馬上就要解放了！

媽 媽 傻孩子，沉住气。

爸 爸 阿貞，領導上要我向你这位联络员問好。要你轉告乡亲们，大家团结起来跟鬼子、反动派斗争的精神，給了我們很大的鼓舞和力量。現在，东边的“战略村”捣毁了十几个，南边的游击区扩大了，就要和这儿連成片了。

媽 媽 好啊，我一定把好消息传給乡亲们。

爸 爸 時間不早，我該回去了。

阿 秀 爸爸。

媽 媽 好，軍情緊急，你去吧！

阿 秀 （難舍地）爸爸！

媽 媽 秀，不該象米粉一樣軟。去吧，我們婦女救國會的姐妹，早就綉好了民族解放陣綫的旗幟在等你們。

阿 秀 （取下圍巾，捧給爸爸）爸爸。

爸 爸 （接過）乖孩子，云散，天就晴了。

阿 秀 嗯。

爸 爸 金星紅藍旗下見！

媽 媽
阿 秀 金星紅藍旗下見！

〔爸爸下。阿秀低頭落淚。〕

媽 媽 （替她拭淚）秀，這多不好。我問你，你哥哥呢？

阿 秀 在北方。

媽 媽 你姐姐呢？

阿 秀 在北方。

媽 媽 還有咱們的胡伯伯呢？

阿 秀 在北方。

媽 媽 這就夠咱們高興的了，還難過什麼。咱們身在南邊，可心向北方。他們一去好幾年，也該回來團聚了。北極星，媽不是指給你看了么！它一會兒又要出來了。

阿 秀 媽媽，我認得北極星，我知道，那就是胡伯伯。

媽 媽 胡伯伯給了咱們光亮，咱們走路才有方向。（發

現女兒身上傷處)秀,今天挖野菜,他們又欺負你了?

阿 秀 嗯。那個美國鬼子拿着皮鞭抽我們,不許我們出村挖野菜。(將籃子給媽看)媽,今天才挖到了一點兒。

媽 媽 不要緊,幾年都熬過去了,只差天亮前一刻工夫,挺一挺就過去了!走,咱們把上級的指示,給三大娘送去。

〔母女欲下。狗叫,哨聲突起,漸緊。〕

阿 秀 (驚慌地)媽,出事了,爸爸他……

媽 媽 孩子,別急,听……

〔人聲:“抓到沒有?”〕

〔人聲:“跑了!”〕

〔人聲:“什麼人?”〕

〔人聲:“好像是‘越共’!”〕

〔人聲:“全體出動,搜!”〕

〔人聲:“是。全體出動,搜!”〕

〔哨聲,喊聲……〕

阿 秀 媽,沒抓到,爸爸走了。

媽 媽 嗯。你爸爸是老游擊隊員,有經驗,能平安出去。

〔爸爸突然由原路出現。〕

爸 爸 阿貞!

阿 秀 爸爸!

媽 媽 你怎么還沒出村？

爸 爸 今晚上巡邏的敵人又增多了，原路出不去。

阿 秀 爸爸，我知道一條路，我送你出去。

爸 爸 好孩子。（對媽媽）行動的時候要特別小心。

媽 媽 知道了。

阿 秀 媽媽你……

媽 媽 他們追你爸爸來了，我在这儿抵擋他們一陣，你們快走吧。

阿 秀 爸爸，快走。

〔二人下。媽媽提着籃子朝另一方向張望。

偽軍官追上。

偽軍官 老婆子，看見“越共”分子往哪儿跑了？

〔媽媽不語。

偽軍官 （以槍逼問）你說不說？

媽 媽 那邊。

偽軍官 （追去，復停步）你在这儿等着，追不到“越共”分子，回來找你算賬。（追下。）

〔媽媽引走了偽軍官，朝父女倆的去路了望後，放心欲去。阿秀跑回。

阿 秀 媽媽，媽媽。

媽 媽 你爸爸出去了？

阿 秀 出去了。

媽 媽 好，咱們快找三大娘，把這個送去。

〔母女欲下。突然響了兩槍。